

英语语块的仿拟应用---基于网络语料的个案研究*

王 展

(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 要: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 可以用于解释许多语言现象, 可以启发我们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探讨语言的创新性应用。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 语言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 都是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内展开的, 语言的运用是通过运用这两种关系实现的。本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通过考察大量的网络语料中特定语块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这两者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 分析仿用语言符号与其所仿语言符号之间的多元关系, 论述信息语块创新运用的认知理据。

关键词: 符号论、语块、认知

中图分类号:

1. 引言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Quirk 教授曾高度评价了《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 该词典的主编 Summers 在谈到通过大型语料库的分析得出的结果时说: “许多词项是短语而不是单个词这大大地提醒我们, 本族语者经常用短语而不是用单个词来表达思想”。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发现, 人的记忆中保留有大量的预制语言单位, 这些预制的语言单位就是信息语块, 由几个词项构成, 但比单个的单词包含更多的信息, 这就是预制语块 (prefabricated chunks)。预制语块普遍存在于人脑的记忆中, 而且随着人们对记忆材料熟悉程度的增加, 预制语块的数量也相应增加, 从而使大脑可以存储和回忆更多的信息。

Wray (1999) 指出, 在处理某种意义的表达时, 一个言语社区似乎有某种优先考虑的“默认”形式。这种“默认”形式常具有公式性或预置性, 是地道和流畅表达的关键。Wray (2002: 9) 将预制语块定义为: “预制语块是预制的一组相连或分离的词或其他成分, 也就是, 在使用时从记忆中作为整体存取而不是根据语法生成或分析的成分”。Wray (2002: 9) 列出的用于描述这一现象的术语有近 60 个。Wray 指出, 其实它们指的都是本质相同的语言现象中或大或小的部分。

2. 语块特征

2.1 语块的符号性

语言学家索绪尔 (1982: 170-176) 指出, 语言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 都是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内展开的, 语言的运用是通过运用这两种关系实现的。(徐盛桓, 2005: 300) 语言符号是个系统, 系统内部存在一定的结构。从符号的组织结构和结构内部各个单位的相互关系来看, 符号系统由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构成。每个符号都处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双轴上, 例如:

(1) I *would like* you to pay your debts now.

(2) I *want* you to pay your debts now.

- (3) I *desire* you to pay your debts now.
- (4) I *request* you to pay your debts now.
- (5) I *demand* you to pay your debts now.
- (6) I *warn* you to pay your debts now. (何自然、陈新仁 2004: 50)

上述表达说话人意愿的句式构成横组合关系，六项意愿行为动词构成纵聚合关系。纵聚合对于横组合的决定性制约关系表现为：任何符号的横组合关系从性质上讲是纵聚合选择的结果。

2.2 语块的整体性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Langaker(2000:18)认为，词汇和语法不能截然分开，他指出：词汇和语法形成了一个连续体，事实上是不可能区分开来的。在这个连续体上任何一点的结构在本质上可被充分适当地描写成象征单位。(王寅 2006: 19) Langaker 强调的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亦称为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这里的象征指一定的形式约定俗成地代表一定的意义，象征单位就是音位单位与语义单位直接相连的结合体，两者不可分离。(王寅 2006: 11)可以看出，这里讲的象征单位指的也就是语块。

语块作为基本功能单位，把语言的音、形、义的符号功能统一起来，既可以是某个具有独立符号功能的符号，又可以自由组合成更大的符号功能单位。我们认为，对语言使用者而言，语块单位的组成可以是单词、习语、短语(动词短语、名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也可以是句型、段落和篇章。语篇中的多模态“语块”附着了相关的语用语境，有利于交际者根据交际语境的需要，整体提取模仿使用。

2.3 语块的社会性

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Langacker(1999:21)明确指出，“对足够多的说话人来说，语言的大量构式是充分稳定的，并且能延续足够长的时间，因此我们能把它当作一个‘语言系统’来进行统一描述”。另一方面，这些构式与语言系统外的实际使用活动没有清楚的界限，并且随时被言语使用活动强化、调整、充实，以适应新的需要(张韧 2006: 32)。文旭(2002: 92)认为，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就是在说话人或听话人的大脑里激活的概念。

凯撒大帝的经典名句“I came, I saw, I conquered”(“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具有鲜明的句式特征：用图像描绘了一系列事件。这一约定俗成的符号模式具体、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是一定社会文化的反映，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凝固在该语块里的人文信息，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附加上不同的社会观念。

2.4 语块的能产性

语言系统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决定了语言符号的能产性、经济性，即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和信息语块构成形式，能成批地生成若干同类短语和句子。此外，每个信息语块符号都有其特定的语用功能，这种语用功能起着范畴类别作用，作为回忆线索，在信息语块符号的提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张韧(2006: 31)认为：内在语言知识与说话人对语言实际使用的知识有机相连。我们实际使用的话语，包括各种新创的用法，需要得到内在语言知识系统的允准才可能被接受。另一方面，语言知识系统本身通过大量实际用例的心理固化而建

立起一套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结构。也就是说，使用频率在建立知识系统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从规模上看，没有哪一种语料库能比得上网络，基于网络的在线语料数据不断更新，捕捉到的是大范围的语言应用现实。根据网络语料数据，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要研究的语块使用情况、以及语块仿拟式的变体情况等语言应用信息。为调查语块“I came, I saw, I conquered”的整体使用率，我们仅通过中文雅虎网，就搜索到相关信息约13,504条；通过英文雅虎网，搜索到的相关信息达10,100,000条（见下表）。

下列表格中显示的是仿拟该语块的信息量，分别从中文雅虎网和英文雅虎网获得，搜索时间为：2009年4月8日。

语言符号单位	中文雅虎网信息量（条）	英文雅虎网信息量（条）	比率（中文网：英文网）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13,504	10,100,000	0.0013
You came, you saw, you conquered	7,321	6,440,000	0.0011
He came, he saw, he conquered	6,641	9,180,000	0.0007
She came, she saw, she conquered	13,700	11,600,000	0.0012
We came, we saw, we conquered	6,611	6,470,000	0.0010
They came, they saw, they conquered	6,961	9,750,000	0.0007
合计	54,738	53,540,000	0.0010

以上收集到的信息量只是相对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语块的模仿量还在不断变化，呈现动态性。但这些语料数据已充分表明该语块及其仿拟式的高频应用现状。

上表列出的中文雅虎网信息量与英文雅虎网信息量中，以“I”和“She”为主语的句式均明显高于其它句式。对使用语境的分析表明：以“I”为主语的句式多出现在博客、俱乐部、论坛等语境，表达了使用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和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愿望，说明了网络已成为人际交流的常用平台；而以“She”为主语的句式则较多出现在服装、选美、音乐等语境中，表现了网络生活中人们对女性文化的较高关注度。从中英文雅虎网信息量的比率看，中文雅虎网的使用频率仅为英文雅虎网使用频率的百分之一。但这一数据却反映了当前网络语言求新、求异、语码混用的特点。

Sinclair (2006: 6) 指出：语块切分(chunking) 是语言使用者处理文本时自然的、不可回避的方式(濮建忠 2009:153)。对话语块“I came, I saw, I conquered”的创新应用不仅频率高、范围广，而且仿体灵活多变，例如：

(7) I came, I saw, God conquered!

(8) We Came, We Saw, She Conquered!

(9) Wade Came. Wade Saw. Wade Conquered.

(10) Scratch Came, Scratch Saw, Scratch Conquered.

- (11) HE CAME, THEY SAW, HE CONQUERED.
- (12) He came he saw and he conquered.
- (13) They came they saw they conquered romans.
- (14) They came, they saw, they conquered obstacles.
- (15) He Came, He Spoke, He Conquered.
- (16) I came, I saw, I solved it.
- (17) It came, it saw, it conquered, check out my new PC.

以上例证显示,语块的仿拟式变异除了用其它人称代词变换主语外,还有主语的不一致(如:例7、例8)、具体的人名作主语(如:例9、例10)、大写字母的利用(如:例8、例11)、标点的改变(如:例12、例13)、句式的扩展(如:例13、例14)、动词的替换(如:例15、例16)、非人称代词作主语(如:例17)等等。网络语料规模浩大、层出不穷,本研究选取的鲜活例子尽管只是冰山一角,但具有典型意义,那就是:仿拟式对原语块的改造往往是同时糅合了多种元素,并非只是单一的改变,可以说,不仅变化多端,而且变化无穷。这反映出网络语言应用的多样性、创新性特征。

3. 语块应用

3.1 语块与语境

多义性是语言符号的性质,指的是能指与多种所指构成辐射关系。这也正是“I came, I saw, I conquered”得以如此大量地使用的原因。犹如具体的言语行为是由潜在的语言规则所决定的那样,符号的显现的横组合关系由隐匿的纵聚合关系决定。因此,根据潜在的语言规则,借用语块原有的联想,加以改动,就可以得到不同的语块仿拟式。不同的语块仿拟式用于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的是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语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发生了变化。

上述表中作为主语的人称代词:I、you、he、she、we、they等构成了纵聚合关系,但在每一次的语块仿拟式中,人称代词表现的意义各不相同。语言符号的使用与理解受制于语境因素,是一个语用-认知过程。我们必须知道使用者是谁,才能理解包含这些词的话语。因为话语的解读需要有关的话语情景知识、需要依赖相关的语境。在交际语境或认知语境中,语块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一与多”的辐射关系只是作为一种潜能存在。当符号编码者与解码者只使用其中一种关系而抑制其它关系时,就不存在语言符号的多义性问题。

在语用上,语块“I came, I saw, I conquered”的文化承载激起了人们的共鸣,迎合了当今世界人们“去赢,去征服,尽显实力”的普遍心理。因此,其模仿应用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个人博客、数码影像俱乐部、数码生活交流、诗歌鉴赏、小说论坛、体育论坛、听力论坛、托福感言、影视天地、视频教程、学习资源、教育培训、房地产信息、纺织服装、选美大赛、自驾游、休闲、美食、音乐、报刊等等,应有尽有。在原语块的基本意义上略加引申或变化,应用在特定的语境中,仿拟式赋有了新的特定涵义。例如:

- (18) I came, I saw, I wrote it.
- (19) I Came, I ‘Saw III,’ I Conquered.

(20) He came, he 'Sawed,' he conquered.

例 18 为博客网名, 原语块中的动词“conquered”变“形”为“wrote it”, 但仿拟式仍然保留了原语块的节奏感。电影广告(例 19)明显是“I came, I saw, I conquered”的语块仿用创新, 而将系列影片的片名“Saw III”直接用作了动词, “名词动用”新上加新, 令人耳目一新。更有甚者, 例 20 的符号单位变更了主语, 系列影片名“Saw”不仅用作动词, 以求与原符号单位的“形”似; 还按语法规则“动词原形+ed”构成动词过去式, 以求与原符号单位的“神”似, 巧妙地取得了词形和发音上的相似效果, 使得表达更加形象生动。

我们还看到, 由于高频重复, 整个组块在形式上开始缩减, 例如:

(21) Came Saw and Conquered.

(22) CAME! SAW! CONQUERED!

(23) Obama came, saw, conquered – Will he be transformational?

例 21 不仅省去了主语, 还略掉了句中标点, 简洁明了; 例 22 的大写字母和感叹号的运用, 语气强烈; 例 23 三个动词连用, 一气呵成, 增加了问句的力度。语块的缩略式表现出对传统语法的背离, 但凝固于原语块中的相关信息, 特有的序列关系、因果关系却依然存在。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看, 类似仿拟式的产生多源于高频使用中的语块在特定语境中的固化, 是语言的语用化现象。

3.2 语块与认知

胡壮麟(2008: 23)指出, 语言符号是人的认知与语境和功能对话的结果。既然交际者、语境、交际工具和功能都是动态的、可变的, 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和使用必然包含一个整合过程。一个要素的变化会影响整体。语言符号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这两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指语言的表层形式, 还涵盖语言的深层形式, 也就是语言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根据语块“I came, I saw, I conquered”模式形成的仿拟语块表明了语块单位所具有的整体性与可变性。我们看到, 变化多端的语块仿用式, 生动地表现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始终保留着其相对稳定不变的部分, 那就是符号单位的横组合关系中显现的第一个动词came和该符号单位隐匿的语言内在美: 音乐性和相似性, 即该语块的整体语音节奏感以及一系列事物的描写修辞法。正是这相对不变的“点”, 即动词came, 与“面”, 即句式结构, 不仅保留了原语块的基本特征, 也触发了对原语块的创新应用; 同时, 该语块概念的构式化特征还是激活语用推理、确定语用信息的原动力。新组合符号单位保留了原有符号的关键部分; 新组合符号的新信息中蕴涵着原有符号中固有的人文信息, 这种内在联系就是语块创新应用的理据。语言符号的仿用就在变与不变、潜规则与显规则之间悄然进行。显示的是交际者对语言符号的理解和使用的动态整合过程。正如维尔茨比卡(Wierzbicka 1988: 1)指出: “语言是一个整合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一切都通力协作, 传递意义——词、语言结构以及言外手段(包括语调)。”

4.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中英文雅虎网络搜索, 取得大量语料, 以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单位符号关系为切入点, 对语块“I came, I saw, I conquered”的创新应用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的分析和描写,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语块的四大特征: 符号性、整体性、社会性、能产性。从认知语

言学以使用为基础(usage-based)的语言符号研究视角,本研究探讨了语块变异的应用语境和认知路径,将英语语块的仿拟机制概括为:语块输入→心理认同→语码切分→特征保留→语码加工→语块输出。我们希望这样的思考能对语言应用的整合研究有点启发。

*本文为南京财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英语语块的符号学分析与教学研究”(C0824)的阶段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Langacker, R.W. 1999. Assessing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enterprise[C]//Redeker, G. & Janssen, T.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 Scope, and Method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 Sinclair, J. & A. Mauranen. 2006. *Linear Unit Grammar: Integrating Speech and Writing*[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3] Wierzbicka, A. 1988. *The Semantics of Grammar*[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4] Wray, A. 1999. Formulaic language in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J]. *Language Teaching* (32): 213-231.
- [5] Wray, A. 2002.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Summers, D. 1997. 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7] 何自然、陈新仁. 2004. 英语语用语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8] 胡壮麟. 2008. 闲话“整合”[J]. 中国外语(5):19-23.
- [9] 濮建忠. 2009. 意义单位探索——《线性单位语法》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2):153-155.
- [10] 索绪尔. 1982.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高名凯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1] 王寅. 2006.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2] 文旭. 200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90-97.
- [13] 徐盛桓. 2005. 聚合和组合[C]//符号语言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300-316.
- [14] 张韧. 2006. 构式与语法系统的认知心理属性[J]. 中国外语(1):29-34.
- [15] http://search.yahoo.com/search?p=they+came+they+saw+they+conquered&vc=&fr=yfp-t-501-s&toggle=1&cop=mss&ei=UTF-8&fp_ip=CN. (英文雅虎网)
- [16] <http://one.cn.yahoo.com/s?p=they+came+they+saw+they+conquered&pid=hp&v=web>. (中文雅虎网)

A Web-based Case Study of Creative Use of Formulaic Language

WANG Zha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The study of semiotics has now become a new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studies. Language works through relations of difference, which place signs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Saussure asserted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types of relations: 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formulaic language through paradigmatic and syntagmatic analysis and then explores the usage-based nature of formulaic language under the cognitive view on language use. It shows that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formulaic language has implications which, if taken seriously, could change our views of language use.

Keywords: semiotics; chunks; cognition